

院藏卑南古玉解讀

／鄧淑蘋

（一）前言

眾所周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主要承襲自清宮舊藏，是半個世紀前因政治因素渡海而來，以豐富的中國歷代精緻藝術品名揚國際。二十年前本院因緣際會地入藏了一些台灣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圖一）一九九〇年，曾經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主持卑南遺址發掘計畫的宋文薰教授鑑定，確屬卑南文化遺物。這些玉器雖也曾分散地在院內展出，或零星地出版於筆者的論著中，（註一）但始終未曾完整地以專文介紹給社會大眾。

玉器具有不易腐朽的物理特性，當許多遺物已湮滅或朽爛不堪時，美玉製品即或因受沁而色澤改變，也還常保持原來的形制花紋。美玉又常為先民所珍愛，甚至賦予了神秘的宗教意義與深厚的社會功能。隨著考古學的起飛，古代玉器研究乃成為探索人類文化演進的重要課題。

環繞著太平洋的多處古文明都發展了愛玉、崇玉的文化。台灣在新石器時代時玉器製

作業也相當蓬勃，近日有學者統計出土玉器的遺址至少在百處以上，（註二）相關的研究甚多。雖然院藏的十多件卑南古玉，可能是當年台大考古隊辛苦發掘期間，宵小們利用空檔期或夜間盜挖所得，已不詳原本埋藏的地層、區域、墓葬情況、與墓主的關係、伴隨的其它遺物等情況，相對於科學考古的出土品而言，這樣的盜掘流散品的學術價值較為不足，但通過仔細的觀察、測量、研究，並將之置於整個東亞古玉文明圈中作整體的思考，或許也能獲得一些新的啟發，提供大家一些參考意見。

本院科技室沈建東先生對八件耳飾玦詳加測量，並利用顯微鏡仔細觀察，對古人的工藝技術做了深入的探索，另以專文闡述心得。筆者則以野人獻曝的心境，從宏觀地角度談談個人的淺見。

為配合說明，院藏玉器的圖版以數字編號，其它相關圖版則以英文大寫字母編號。文後以附表詳列院藏品的圖號、尺寸及形制特徵的基本資料。



圖一 院藏卑南玉器總攬



圖A 卑南遺址位置圖（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二）卑南遺址的發現、發掘與初步認識

卑南文化是距今三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年前的一支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分佈於台灣東海岸的南部，海岸山脈西側的台東縱谷上，以台東市南王里卑南遺址最具代表性。（圖A）

卑南遺址一帶曾豎立了數不清的板岩石柱，標示著該處可能曾是史前的村落，此一現象會引起日本考古學家的重視與紀錄。可惜的是拓墾到此的漢人，重整地表經營成釋迦果園時，扳倒了許多石柱。民國六十九年七月，由於南迴鐵路工程破壞了卑南遺址，大量的石板棺以及棺內隨葬的玉器、陶器等被掀露出來，引起社會極大的震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連照美教授率領學生展開為期九年，利用寒、暑假共十三次的搶救發掘，直至民國七十七年共發掘了一千五百二十三具石板棺。出土的豐富資料正陸續整理發表中。（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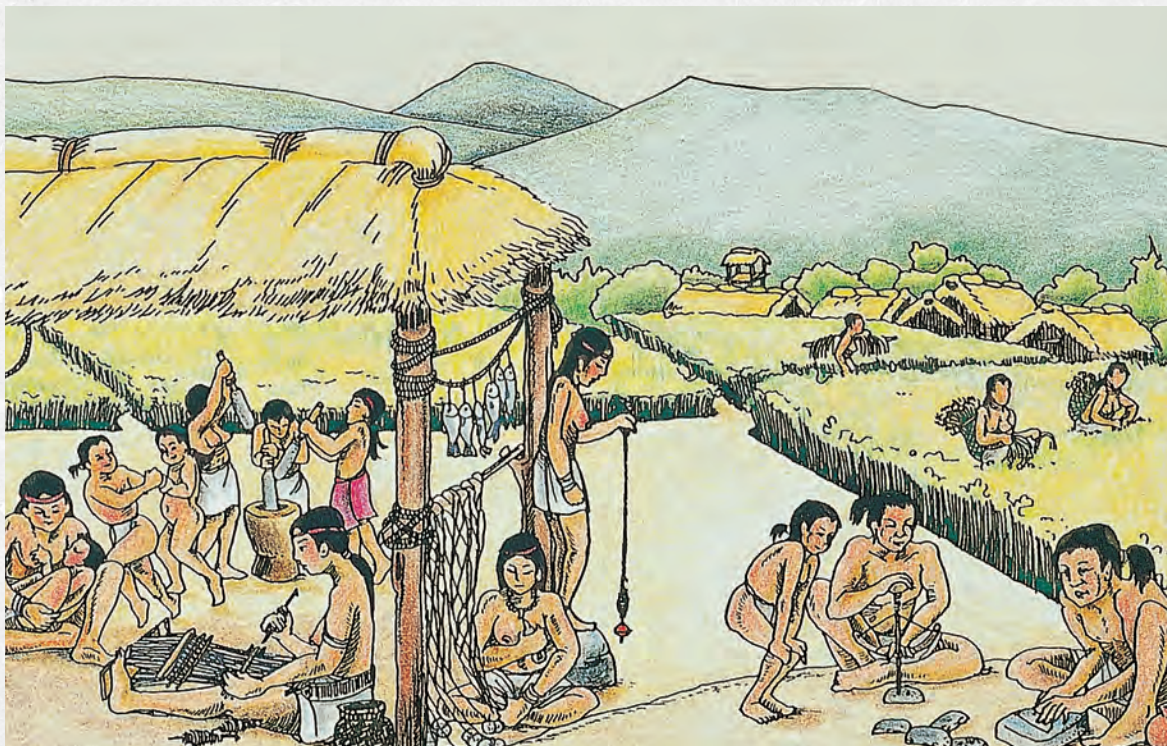


圖B 新石器時代卑南村落生活復原圖（一）（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民國七十一年，台東縣政府對鐵路施工時出土的非台大考古隊發掘的四百七十三具石板棺，及三千多件陪葬物進行整理。（註四）民國七十七年，卑南遺址被內政部公告為台灣的一級古蹟。以後又規劃將遺址保留建設為「卑南遺址公園」，公園中的遊客服務中心內，生動活潑地展出由台東縣政府所撥交的出土玉器。政府更在附近覓地建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該館已於二〇〇一年落成，自籌備期間迄今仍繼續組隊從事考古發掘工作，陸續亦有所獲。

根據出土遺物與遺存，可推測卑南文化居民主要以穀類種植和狩獵、捕魚、採集為生。住房主要是用石板砌成長方形，再用竹架、茅草葺成屋牆與屋頂，屋外有儲藏窖或高架穀倉，村中還有製作石器、陶器與紡織的場所。圖B、C就是根據這些資料復原當時村落的大致形貌，據推測高大的石柱可能具有支撐屋脊的功能。（註五）

至於最受矚目的玉器到底是在哪兒製作的？由於卑南遺址出土的製作工具及廢料的數量不多，反映的只是小規模的製作與修整，故學者們多推測可能是在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的平林遺址大量製作，再運銷來此的。（註六）這些玉器主要出於以石板圍成的墓葬，由於當時盛行將亡者葬於屋子的下面，就是所謂的「室內葬」或「居室葬」，所以墓葬也就隨著家屋的排列而形成帶狀排列。（註七）（圖D）



圖C 新石器時代卑南村落生活復原圖（二）（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圖D 卑南文化石板棺成帶狀平行排列（引自宋文薰等1987）

（三）卑南玉器的基本認識

卑南玉器的玉料主要為台灣花蓮豐田至西林一帶所蘊藏的閃玉（nephrite）。（註八）它們產在蛇紋石和石墨質絹雲母石英片岩的接觸帶上。（註九）地球上不乏產於蛇紋石化超基性岩中的閃玉礦，如清朝時曾經盛產的新疆天山瑪納斯玉，以及近年盛產的加拿大玉都屬此類。它們多呈現各種深淺的黃綠、草綠至碧綠色，常帶著黑色的小點。這些小黑點多是小塊鉻鐵礦或磁鐵礦。但豐田閃玉的包裹礦物，除了鉻鐵礦等外，還出現綠色含鉻的鈣鋁榴石以及含鉻白雲母。（註一〇）它們多是變質作用後還殘存的前期礦物。

圖二就是本院所藏的一塊豐田玉子，在光線的透射下，可以看到它不均勻的綠色與黑色的包裹物。雖然沒有人工雕琢痕，但表面似經盤摩；由於卑南遺址曾出土類似的玉子，但加鑽了穿孔作為墜飾，（註一一）所以不排除故宮

所藏的這件玉子，也可能曾為卑南文化居民摩挲把玩。

經過二、三千年的埋藏，綠色的閃玉多少都有白化的現象。經分析可知礦物的「白化」並不是成分有所改變，而是因為礦物的堆積密度降低，也就是結構變鬆之故；就好像緻密透明的冰塊變鬆後，就成了白色不透明的雪。（註一二）由於豐田玉礦成礦時，曾受區域變質動力作用影響，葉片狀岩理構造特別發達。（註一三）經過埋藏白化，葉理現象更為明顯，如圖七之3、八之3、九之3、一〇之3、一四之2等，肉眼都可以看出平行的薄片結構；嚴重者甚至局部出現層層剝離的現象，如圖一〇之1的左半邊以及圖一一之2的右邊。白化較深的幾件，或玉質酥鬆多小孔（圖五、一二），或在表面出現次生的黑褐色附著物（圖六之3、圖一一之3）。這些現象與老番社出土卑南文化玉器的玉質變化相當雷同。（註一四）

卑南文化玉器主要分工具、武器與裝飾品，隨著社會的分化，部份器類可能發展了禮制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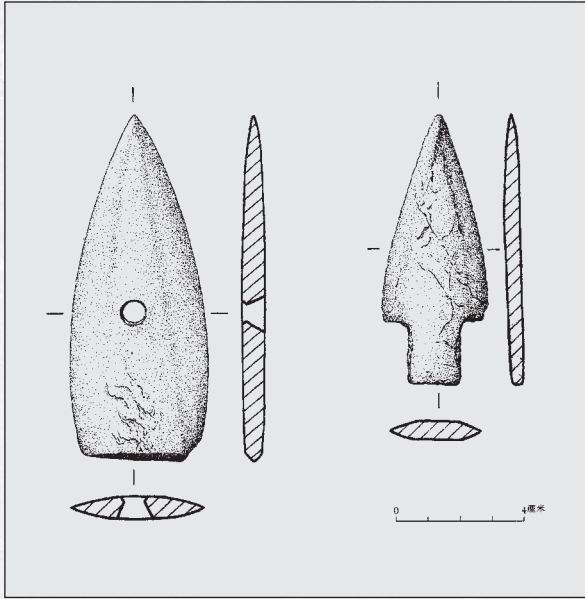
卑南文化的玉工具有玉銚、玉鑿；武器有玉矛、玉簇；裝飾品有頭上戴的成串鈴形玉珠、柳葉形玉簪，耳上戴的耳飾塊，頸上戴的用管珠、玉管或帶孔玉棒穿繫而成的項鍊，以及手腕上戴的圓形玉環、上臂戴的喇叭口臂環等；除了前述較為常見的工具、武器、裝飾品外，還有數量不多的鈕釦形玉飾、二件小玉

璧、（註一五）五件具像玉飾等。（註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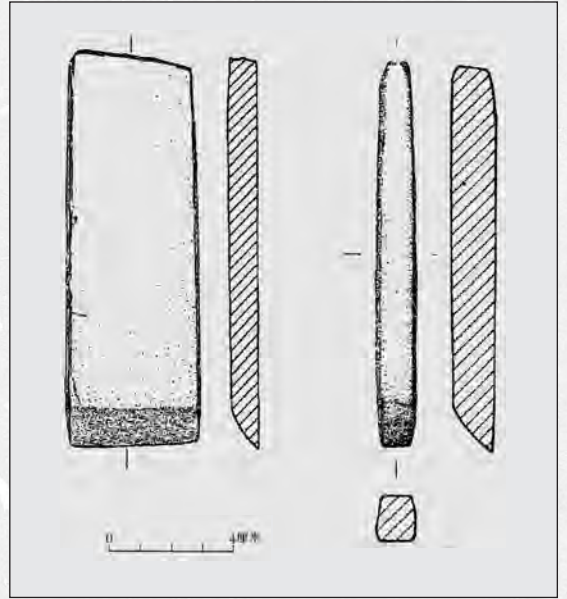
玉銚、玉鑿是普遍出現於台灣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的實用工具，刃部多帶有長期使用所造成的磨蝕溝或小破碴。卑南文化也不例外，據連照美教授對台大發掘的三百四十七件玉銚鑿的研究可知，它們的大小、長寬變化甚大，一般是一個死者隨葬一件玉銚（或鑿），但隨葬兩件的也不在少數，並且多數是一大小，似乎是成套的工具。初步觀察，這些玉銚鑿可以直接用手握拿，是否曾安柄使用？還有待實驗分析。藉隨葬玉銚鑿資料的分析，嘗試探討卑南社會意義也是研究計畫的一部份，但已經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玉銚鑿在卑南社會中並不是男人專屬的工具。（圖E）（註一七）

在某些報告中將玉矛和玉簇混合稱為「玉矛簇」，可知二者有時不易區分。（圖F）雖然迄今尚未見到有關卑南文化玉矛、玉簇的專文，不過由初步的整理可知玉矛的形制多完整，刃部多無使用痕，可能已發展成爲具有象徵意義的禮器。下葬時多置於死者的兩側，有不少是和端刃器（即是玉銚鑿）同時伴出。（註一八）

在部分復原卑南墓葬實況的圖片中，常將精美的玉矛像權杖般地豎置於墓主胸腹上，這或許有所依據，但是由已公布的墓葬資料可知，玉矛也可能放置於頭部耳邊，如圖G是台大發掘的第六六七號石板棺的墓主頭部，他的二耳各戴了二個環形耳飾塊，右耳旁還放了玉矛，頸子上戴著玉管穿成的項鍊。在埋有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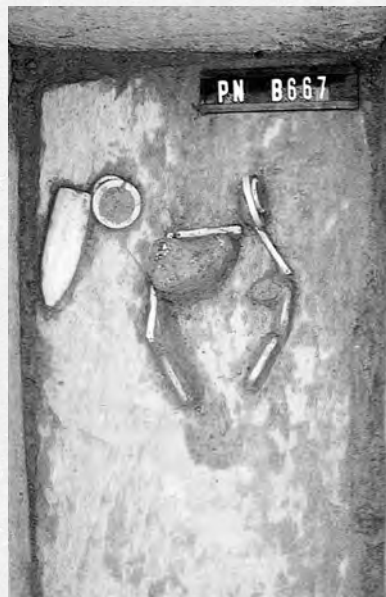
圖F 卑南文化玉矛、玉簇 (引自連照美1998)



圖E 卑南文化玉鏃、玉璧 (引自連照美1998)



圖H 卑南遺址第四七一號石板棺 (引自宋文薰1989)



圖G 卑南遺址第六六七號石板棺 (引自宋文薰1989)

的複體葬中，玉器的位置多無定制，如卑南第四七一號石板棺共出三十三個耳飾塊、九條項鍊、三個矛頭。(註一九)(圖H)

故宮所藏的三件玉矛(圖一二至一四)分別呈現不同程度的白化現象，最長的一件高十六公分，一面有明顯的中脊，背面相應的部位無中脊，而磨成長三角形的平面。三者上所鑿的大小圓孔都由兩面鑽成。

在眾多的器類中，最受關注的就是耳飾塊。據連照美教授的統計，台大考古隊發掘的一千五百二十三座石板棺，出有耳飾塊的共有四百四十二座，佔全部的百分之六三·八七，共出一千三百多件耳飾塊。它們的質地多是上好的玉料，只有少數用板岩製作，由墓葬現象歸納可知，雖然也有幼童配戴耳飾塊，但這種耳飾主要還是成人戴的，且不分男女都可以戴。（註二〇）

連教授又將卑南出土的耳飾塊分為四類（圖I、J、K），第I類是單純的環狀耳飾塊，共有六百零八件，多成對地、甚至一耳戴二件，出於單人的墓葬中，且與女性或兒童的墓葬關係較密切。圖G的墓主就在每邊的耳朵上各戴二個環形耳飾塊。第II類是環形的外圍對稱地突起四個上粗下細的小柱，可稱為四突耳飾塊，共有六百七十一件，多出於特定家族的複體葬中。第III類是長方形塊，數量只有四十三件，多出於成人的單葬棺，且常只戴一個。第IV類就是與獸形有關的耳飾塊，在台大發掘的出土器中有三件。（註二一）

數量龐大的耳飾塊與墓葬型態，以及墓主的性別、年齡、家族的關係更是層層疊疊，目前正進行有系統地研究。（註二二）發掘者會明確地指出這些玉器幾乎都有直接證據證明是用作耳飾。卑南先民活著時就戴，但也有許多明顯地是為了陪葬而製作。（註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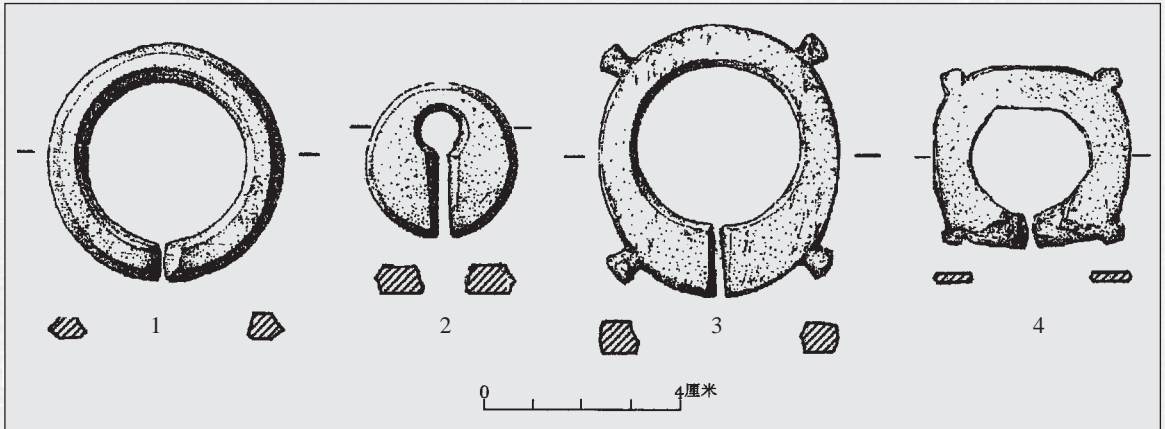
故宮所藏的八件耳飾塊，有六件屬於第一類環形耳飾塊，（圖五至一一）二件屬於第二

類四突耳飾塊，（圖三、四）文後的附表中已詳列其基本資料。多件環形耳飾塊的邊緣都留著旋截至最後時的崩斷痕，器表也完全沒有因經常穿戴而磨得圓潤的現象，宋教授在鑑定時曾告訴我，這些就是專為隨葬而製作的陪葬品。圖三的四突耳飾塊經沈建東先生觀察分析，發現是用二件殘件以現代黏著劑拼接的，可能是二十年前當它們被盜掘出土後，商人為牟利而做的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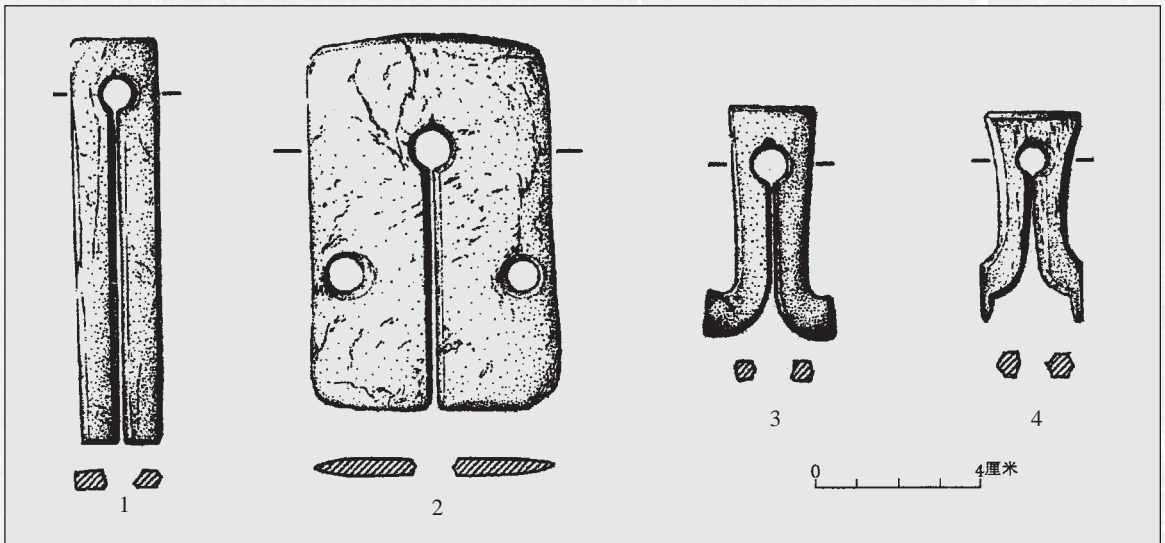
雖然大量的考古資料還有待正式發表，但已可確定卑南玉器以裝飾品為主，其他則是相當精緻的工具或武器。正如楊淑玲女士的分析：卑南玉器緊密地和卑南社會的喪葬禮儀結合。從卑南社會的喪葬制度來看，社會已經有分化的現象，因此除了單人葬以外，也有類似家族或氏族型的複體葬大棺，陪葬品的數量反映了階層組織的財富和權力。如單人葬的石板棺中，墓主身上大多只見單一種的耳飾或胸飾，但也有的墓主出現繁複多樣的耳飾、胸飾、頸飾、臂飾、腕飾以及工具武器等多種殉葬物。而在複體大棺中，有的只出現一件陪葬品，有的則出現多達四五千件的各式陪葬物。（註二四）

除了用作社會分化的指標外，楊淑玲女士也點出玉雕的某種符號，如人身獸首合一或神獸連結而成的圖案，可能是卑南先民崇拜神靈的聖物，他們的信仰類似於圖騰崇拜。（註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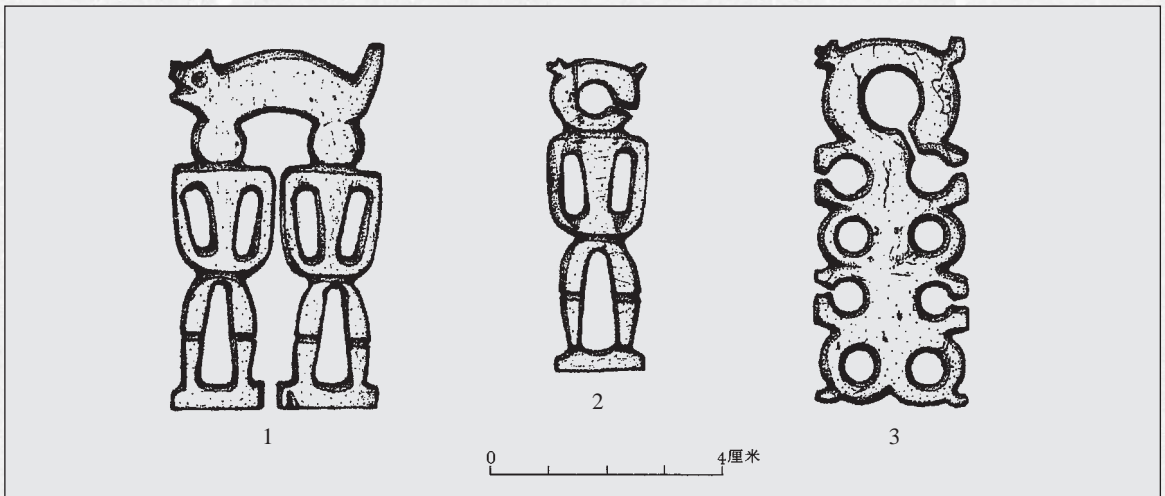
台灣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製作工藝是近來考



圖I 環形耳飾块 (1,2) 與四突起耳飾块(3,4) (引自連照美1998)



圖J 長方形耳飾块 (引自連照美1998)



圖K 人獸形耳飾块 (1,2) 與多環獸形耳飾块 (3) (引自連照美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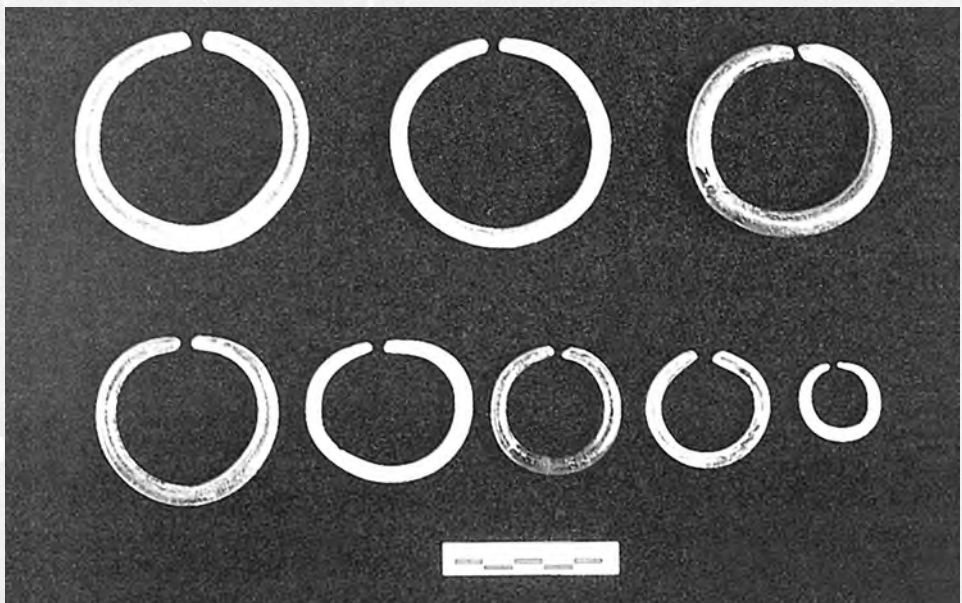


圖M 依據人類學家調查東南亞戴耳飾块的婦女圖片所繪製



圖L 依據《儀禮》復原周代戴瑱方式

古學界研究的熱門課題，相關著作甚多。（註二六）迄今學者們對於打剝、直線切鋸、磨製、鑽孔、拋光等方法已有較一致的見解，且平林遺址已發現石英片岩製作的片切割工具，



圖N 十三行文化 玻璃耳飾块（引自臧振華2001）

石英岩也可能就是解玉沙的素材。尙未能達於共識的就是關於圓形切鋸的問題。(註二七)一般通稱做「管狀旋截」。

香港中文大學的鄧聰博士近年蒐集豐富的資料，其中包括環珠江口地區以及台灣的卑南、長光等遺址，他推測當時已發明了一種輻軸承器，輻軸上有旋轉盤，盤上有玉石毛坯，下面轉動旋轉盤，上面再以竹管套在毛坯上施壓，配合水與石英沙來旋截玉石。(註二八)

本院所藏的六件卑南環形耳飾玦，經仔細測量觀察，甚合於這種下面旋轉、上方施壓的推論，不過對於上面施壓的是否只為竹管？或還可能有其它工具？就還有思考的空間。尤其是四突耳飾玦外緣不是正圓的，不同部位的圓周弧度需要運用不同的半徑與圓心點，沈建東先生據以推測當時曾運用「菱形定點旋截法」，以不同的圓心點，分段地切割出外圓周，造成視覺上的橢圓效果，詳盡的分析請參閱本期沈建東先生的論文。

(四)「耳飾玦」的正名與兩種配戴方式

本文中所稱的「耳飾玦」是一種被叫錯了品名的玉器，但因為這一嚴重的錯誤發生於百餘年前吳大澂出版《古玉圖考》中。(註一九)在二十世紀時，大陸考古學界在各考古報告中廣為採用此一器名，造成無法更改的趨勢。林已奈夫教授早在一九七三年即考證出古代文獻中的「玦」是玉質的鞞，射箭時套在右手拇指上扣弦用的。(註二〇)

一九八五年，筆者也撰文考證被誤稱為「玦」的這種圓而有缺的玉器，正確的器名應該是「瑱」。(註三一)因為由考古資料可知，西周春秋時期貴族還流行戴這種玉耳飾，而較真實地傳遞周代生活實況的文獻如《詩經》、《左傳》記載耳旁玉飾為「瑱」，「瑱」的讀音為「天」，(註三二)更認為戴著玉瑱的貴族，行為應該像天一般的高貴。(註三三)根據記載玉瑱是用絲繩繫掛在髮笄上，玉瑱就如圖L所示一般垂在耳旁。(註三四)

如此，我們不但可確定這類玉飾的正確器名，也瞭解它在古代文化中隱含的象徵意義。但是因為二十世紀以來考古界通稱這種玉飾為「玦」，已產生約定俗成的作用，有鑑於此，我乃創「耳飾玦」一詞，稱這種圓而有缺的玉器。它們的原始功能為耳飾，即或在歷史的流傳中，偶而延伸出其它的，如佩飾、腕飾、蓋眼等功能，但例子並不多。

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東南亞的居民還戴著這樣的耳飾，不過質材可以多樣化，基本上仍保持圓而有缺的造形，但在圓周外圍可增加其它裝飾。根據人類學家的照片記錄可知，東南亞居民是將器上的缺口直接勾入耳垂上的孔洞，如果耳飾很重，長期懸掛可將耳垂拉得很長。(圖M)

其實戴耳飾玦的習俗在台灣本島至少流傳至十八世紀中葉。台北關渡地區在距今二〇〇〇至五〇〇〇年分佈著十三行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多件玻璃質耳飾玦，(圖N)與大耳朵陶



圖O 十三行文化陶偶（引自臧振華2001）

偶（圖O），（註三五）後者可能是表現戴耳飾块的模樣。清乾隆年間曾派遣一位名叫「六十七」的官員來台擔任巡視台灣監察御史，他在台期間（西元一七四四—一七四七年）曾命畫工將平埔族的生活實況繪製成數本內容相仿的畫冊，其中收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份已出版為《番社采風圖》，並附有學者的題解。（註三六）圖P就是其中種芋圖的局部，明顯地在二個成年男子的耳垂上掛著圓圈形的耳飾，應該仍是耳飾块的傳統。（註二七）不過這樣的傳統可能因為漢文化的大舉傳入而迅速消逝，目前在台灣的原住民已完全不知道二百年前，他們的男性祖先都以戴耳飾块，甚至把耳朵拉得大大的為榮呢！



圖P 《番社采風圖》中種芋圖局部

(五) 耳飾玦傳播模式的探討

考古界有關台灣史前耳飾玦的研究一向蓬勃，不但吸引了日本學者們的長期關注，也有多位台灣本土學者撰文討論。黃士強、宋文薰、連照美、陳仲玉、劉益昌等，先後發表相關論述。(註三八)對於台灣耳飾玦的源頭，諸家看法不一，或偏向本土說，或強調外來說，後者多考慮與長江下游以及與東南亞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的楊建芳先生還繪圖指出台灣耳飾玦的源頭有三：長江下游、珠江口、越南—菲律賓。(註三九)

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距今七、八千年前玉耳飾玦就出現於今日遼寧西部至內蒙古東部的興隆窪文化中。該地區在距今五、六千年時，發展出以精美玉雕聞名的紅山文化，但紅山文化時耳飾玦並不普遍。(註四〇)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也是一個製作耳飾玦的中心，這些文化的時間跨度約為距今六千五百至四千年。雖然華東沿海地區的史前先民流行戴耳飾玦，但是內陸廣大的華西地區，也就是黃河中上游至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歷史早期玉雕藝術也曾十分發達，卻完全不見耳飾玦的蹤影。

除了中國大陸外，耳飾玦廣泛地出現於東亞的考古遺址中，鄧聰博士詳盡地收集資料，含跨了西伯利亞、韓國、日本、越南、台灣、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統計共三百八

十八個遺址。(註四一)耳飾玦在各地出現的年代有北方早、南方晚的整體趨勢，(註四二)鄧聰博士認為玦飾的起源是二元的，(註四三)提出了「玦飾中國東北起源假說」，更將東亞已知的玦飾，依據製作技術分為：非轆轤體系與轆轤體系二大系統。轆轤體系的耳飾玦是距今六千年前在長江中下游出現，向南傳播至中南半島，爪哇、台灣都屬於此一體系。(註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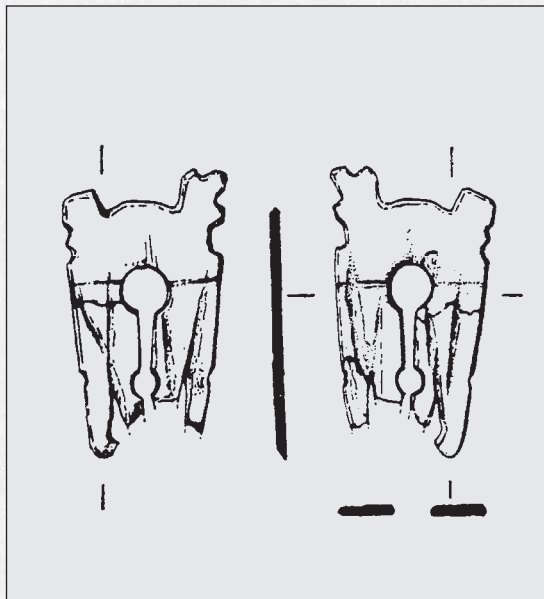
事實上，正如鄧聰博士所言：考古出土的遺物，在形制上非常相似的東西，很可能是由完全不同技術傳統所製造。(註四五)東亞各時代、各地區的耳飾玦雖保持「圓而有缺」的基本造形，但也在外緣上各自發展了不同的裝飾風格。這些製作與使用耳飾玦的民族，各有不同的生業與日常器用。耳飾玦是一種沒有實用功能且造形特殊的器物，可以在東亞如此流傳廣被，經歷不同的民族與文化，且歷久不衰，維持了近八千年的器物史，一定有其特殊的，鮮為人知的神秘因素。筆者已考證至少在古代中國，它是象徵「天」的玉飾。

在台灣，玉雕的耳飾玦最早出現於距今四五〇〇—三五〇〇的繩文紅陶文化時，距今三二〇〇—二〇〇〇是台灣史前玉器製作最盛的時期。(註四六)近來在台南科學園區的大盆坑文化遺址出土了蚌製的耳飾玦，提前了台灣島內耳飾玦的年代上限。(註四七)但是若將台灣的史前玉器宏觀地放在古代東亞玉器文化的整體框架中思考，就發現台灣玉雕工藝最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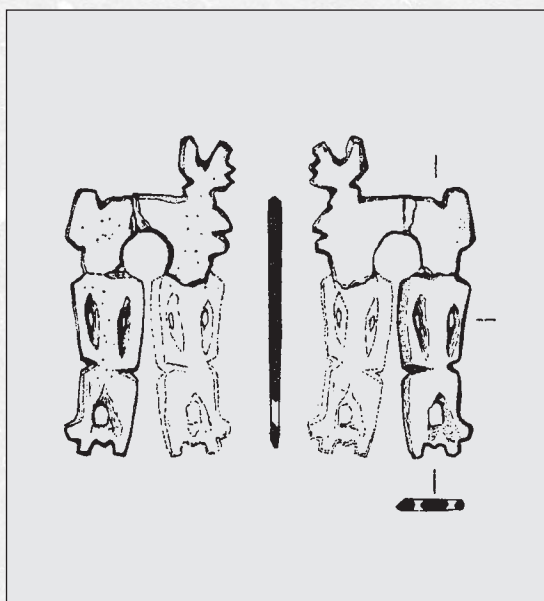
盛的時期，就算最引人注意的人獸形耳飾玦，也還停留在單層透雕的階段，技術的要求並不太高。而同時期黃河流域已進入商、兩周至西漢，玉器雕藝已達於出神入化之境，許多精美絕倫的作品連今日的玉工都嘆為觀止。

如果我們將耳飾玦的「傳播」，考量為「某一地區的實物被搬移觀摩後，在另一地區引發的模仿」，那麼來自大陸長江中下游的轆轤體系耳飾玦工藝，經華南、中南半島一路傳播，為何沒有同時帶來凌家灘—崧澤—良渚玉雕特有的線切割技術，更遑論如良渚玉器那般常結合立雕、浮雕、鏤空、線刻於一件作品的工藝傳統呢？

因此個人認為一些古代無實用功能、又具



圖Q 芝山岩文化 初期發展的人獸形耳飾玦(引自宋文薰等1984)



圖R 芝山岩文化 發展成形的人獸形耳飾玦(引自宋文薰等1984)

有特殊造形，隱含象徵意義的玉器，包括耳飾玦、玉璧、玉琮的傳播模式，「訊息的交流」可能優於「技術的模仿」。張光直先生甚至早提出「原始文明底層」與「文化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來解釋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璧、琮，與齊家文化、陶寺文化璧、琮的關係。（註四八）經過十多年資料的累積，目前已確定傳世與流散的大量光素璧、琮屬於黃河中上游龍山—齊家文化遺物，不少學者相信後者是自長江下游傳播而來，但卻難以解釋如果這種傳播是「某一地區的實物被搬移觀摩後，在另一地區引發的模仿」，為何傳播了器形，卻沒有傳播「線切割」的製作技法與多節神祖面紋的裝飾手法。所以筆者考慮可能是因為古老的天圓地

方的宇宙觀，原即廣存於中華大地，是這片廣袤大地原始文明的底層，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各文化相互作用，訊息交通，自然產生相似的文化面貌。

耳飾玦在東亞的流傳廣佈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各文化的時空因素複雜，形制與技法又多樣化，能否清晰地勾勒出傳播的路徑？尚難預估。所以我們或可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遠古的東亞廣存著「天圓」的宇宙觀，古人觀察太陽在天空繞著圓形軌跡運行，因而創造了圓而無缺的璧來象徵天。（註四九）當人們想把玉璧安穩地戴在耳朵上時，就必須開個缺口，因此就創造了「瑱」（讀音近天），也就是本文所稱的「耳飾玦」。

在文化的變遷中，「觀念」的傳播，或說是「訊息的交流」，有時可能超越「技術」傳播的步調。當黃河、長江流域進入商、周、漢的朝代更迭，發展了精美的玉雕工藝時，某些遠古的文化因子，例如認為社會的上層人士應該在耳朵上戴著象徵「天」的耳飾的觀念，就擴散至邊陲地區，因地制宜地在雲南的滇族，（註五〇）中南半島、以及南島語族的島嶼上發展。原作區的技术也在傳播的過程中，配合各地文化水平的高下而不斷調整。

耳飾玦在台灣島上的特殊變種就是「獸形耳飾玦」了。目前已知除了台東卑南文化、台北芝山岩文化、（註五一）宜蘭丸山文化、（註五二）屏東北葉文化（註五三）都出土這類玉飾。（圖K、Q、R、S、U），而台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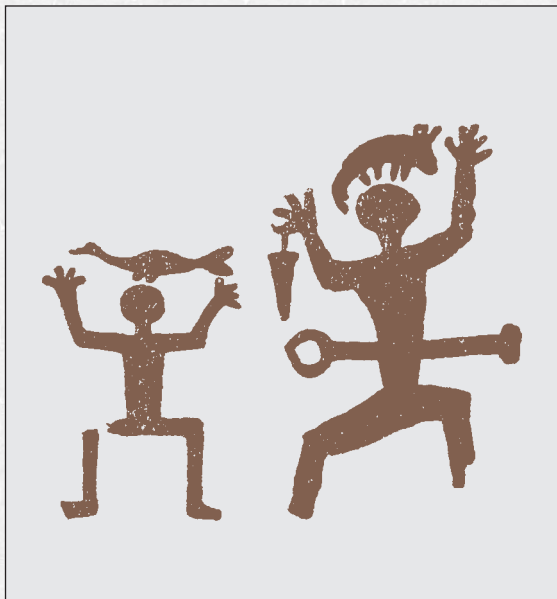
外的地區尚未見到這樣造形的玉飾。圖Q與圖R兩件，是證明這類玉飾的確發展自圓而帶缺的耳飾玦的關鍵品。由於它們出自芝山岩文化遺址，是否暗示著人獸形耳飾玦的造形是在北台灣發展出來？隨著觀念的傳播遍及全島。今日見到出自台灣南北各地的人獸形耳飾玦堪稱大同小異，應該是在同一個思維體系下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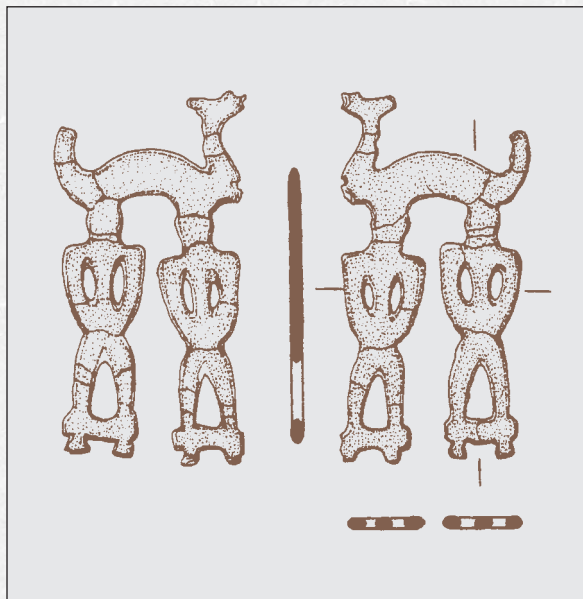
圖T 芝山岩文化 玉璽 王行恭先生收藏



圖S 芝山岩文化 人獸形耳飾玦（殘半）
王行恭先生收藏



圖V 廣西左江岩畫（引自古方1996）



圖U 丸山文化 人獸形耳飾玦（引自劉益昌1996）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人獸形耳飾玦的下端都有突樁，說明了它們除了可以用作耳飾外，還可能插嵌於木質或骨質器物（長竿？）上，便於固定膜拜或持舉，那麼，它們也可能是帶有宗教意義的神器。由於這種一隻獸立於人頭上方的構圖相似於廣西左江、雲南滄源的岩畫，（圖V、W）所以有學者認為台灣的人獸形玉飾造形來自華南的古越族。（註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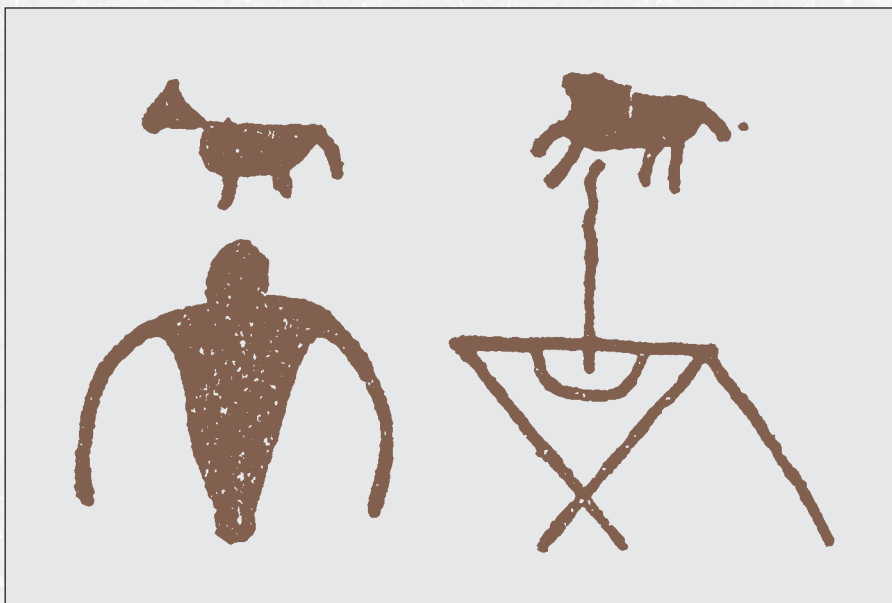
（六）小結

故宮收藏的卑南古玉不多，但通過它們也可探索先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

今日台灣的居民，常以為台東、花蓮是不夠前衛的「山背」地區，遠不如西台灣來得繁榮熱鬧。但由考古資料顯示，距今四千至二千年前，由於豐田—西林玉礦的開採利用，附近平林玉作坊大量生產各種玉器，通過不同的交通體系、交換模式，提供全島各地居民使用。看來當時東台灣可能是全島最前衛、最繁榮熱鬧的地區之一。

除了耳飾玦顯示與大陸史前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外，台灣史前的石鏃也與華南地區十分相似，同型的石鏃在菲律賓也有出土。（註五五）顯示台灣史前文化透過海上交通，與鄰近的大陸和海島地區有密切的交往。

總之，台灣自遠古時代就具有旺盛的活力，自大陸與海洋吸收各種養分，終於成就了特有的文化面貌。



圖W 雲南滄源岩畫（引自古方1996）

註釋

- 一、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一。
- 二、劉益昌，〈臺灣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臧振華主編，第二屆國際漢學會會議歷史組論文集，〈史前與古典文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二〇〇三。

- 三、已出版的論著甚多，較重要者：宋文薰、連照美，〈台東縣卑南遺址發掘報告（一）〉，〈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四十三期，一九八三。連照美、宋文薰，〈遺址堆積層次及文化層出土遺物之分析研究〉，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第三卷，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一九八六。宋文薰、連照美，〈卑南遺址第九—十次發掘工作報告〉，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一九八七。宋文薰、連照美，〈卑南遺址第十一—十三次發掘工作報告〉，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一九八八。連照美、宋文薰，〈台東縣卑南文化公園考古試掘報告〉，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一九八九。連照美，〈卑南遺址搶救考古發掘始末〉，〈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四十五期，一九八九。連照美，〈卑南遺址出土「玦」耳飾之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一。連照美，〈台灣卑南玉器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一九九八。該文也發表於北京故宮出版的《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〇，一月。另有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之研究計畫報告共有一份尚未出版：宋文薰、連照美，〈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第一卷：遺址發掘與陪葬品分析〉，一九八四。宋文薰、連照美，〈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第一卷：墓葬分析〉，一九八五。
- 四、楊淑玲，〈卑南遺址出土的玉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一九九七。
- 五、較普及的讀物為：呂理政、夏麗芳，〈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一九九七。臧振華，〈台灣考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一九九五。
- 六、同註一。

- 七、宋文薰、連照美一九八五，同註三。連照美一九九一，同註三。
- 八、譚立平、連照美、余炳盛，〈台灣卑南遺址出土玉器材料來源之初步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五十二期，一九九七。
- 九、譚立平，《寶石學》，徐氏基金會出版，一九九〇。頁一四三。
- 一〇、譚立平等一九九七，同註八。
- 一一、連照美一九九八，同註三，頁三六〇。
- 一二、閻廣，〈古玉的受沁〉，《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總號二二二，一九九四年三月。
- 一三、譚立平等一九九七，同註八。
- 一四、黃士強、周述蓉，〈老番社遺址及部份出土玉器材質與工藝技術特徵〉，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二〇〇一。
- 一五、楊淑玲一九九七，同註四，頁二二。
- 一六、連照美一九九二，同註三，頁六六。
- 一七、連照美一九九八，同註三，頁三八一。
- 一八、楊淑玲一九九七，同註四，頁一四。
- 一九、宋文薰，〈論台灣及環中國南海史前時代的球形耳飾〉，《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學組，一九八九。頁一三八—一三九。
- 二〇、連照美一九九二，同註三，頁六七。
- 二一、同上註，頁六八至六九。不過在該文中，連教授還將一件造型難以類歸的玉耳飾暫時歸入第四類。
- 二二、連照美一九九八，頁三五九至三六〇。
- 二三、連照美一九九二，同註三，頁六六。
- 二四、楊淑玲，〈卑南古玉的鑑定與欣賞〉，《典藏》二〇〇〇，九月。
- 二五、同上註。
- 二六、較晚近日資料豐富見解也較成熟的為：劉益昌，〈臺灣玉器製造技術〉與研究方法的初步檢討》，二〇〇三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學術研討會論文。（出版中）
- 二七、同上註。
- 二八、鄧聰，〈東亞史前玉器管鑽技術試釋〉，錢憲和、方建能編著，《史前琢玉工藝技術》，國立台灣博物館，二〇〇三。
- 二九、吳大澂，《古玉圖考》，上海同文書局印行，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
- 三〇、林巳奈夫，〈佩玉與綬〉，《東方學報》京都第四十五冊，一九七三（日文）。中文翻譯見：林巳奈夫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藝術圖書公司印行，一九九七，第二章。
- 三一、鄧淑蘋，〈瑱與耳飾瑛—由考古實例談古玉鑑定〉，《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卷第八期，總號三〇，一八八五年九月。
- 三二、今日讀「瑱」同於「天」而是四聲。古音應相近。
- 三三、見《詩經·鄘風·君子偕老》諷刺淫亂的宣姜不配戴象徵高貴的天的玉瑱。
- 三四、圖七是一九九九年依據台灣大學中文系「《儀禮·士婚禮》動畫研究計畫」提供資料所繪製。
- 三五、臧振華，〈十三行的史前居民〉，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二〇〇一。
- 三六、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台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附於《番社采風圖》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九八。
- 三七、杜正勝先生在〈題解〉的第十七頁雖明指「男人雙耳偕垂掛一個圓圈」，但又引了一些文獻認為是用竹輪等塞入耳孔，逐漸拉大耳垂的樣子。筆者懷疑塞竹輪拉大耳孔應該也是當時的習俗，其目的或是為了方便耳飾瑛的穿戴。

三八、黃士強，〈玦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一九七
一。宋文薰一九八九，同註一九。宋文薰、連照
美，〈台灣史前時代人獸形玉玦耳飾〉，《國立台
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四十四期，一九八四。連
照美一九九一，一九九八。同註三。陳仲玉，
〈台灣史前的玉器工業〉，鄧聰主編《東亞玉器》，
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中心，一九九八。劉益昌
二〇〇二，同註一。

三九、楊建芳，〈耳飾玦的起源、演變與分佈：文化
傳播及地區化的一個實例〉，《中國考古與歷史學
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
九七。

四〇、據報導只有內蒙古巴林右旗洪格力圖墓葬中出
土耳飾玦，雖然《內蒙古文物考古》二〇〇〇，
一月中報導該墓葬屬於紅山早期，但有學者懷疑
該墓葬實際屬興隆窪文化。

四一、鄧聰，〈從世界史看東亞玦飾〉，二〇〇三年
十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新世紀的
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學術研
討會論文。（出版中）

四二、最初提出此一看法的為英國牛津大學的羅森院
長，Jessica Rawson, "Slit rings, jade", *Chinese Jad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p.119.

四三、鄧聰，〈東亞玦飾四題〉，《文物》二〇〇〇
年第一期。

四四、鄧聰，〈東亞玦飾的起源與擴散〉，二〇〇三
年十一月日本舉辦「東亞玉文化的源流與展開」
會議論文，（出版中）

四五、同上註。

四六、劉益昌二〇〇三，同註一。

四七、據該考古計畫主持人臧振華先生告知。

四八、張光直，〈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

層〉，《遼海文物學刊》一九八九，二月。張光
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
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
九。

四九、筆者依據《周髀·七衡圖》對玉璧創形理念加
以考證的論文甚多，比較晚近的一篇是〈刻有天
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
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宋文薰、李亦園、張
光直主編，南天書局，二〇〇一。

五〇、漢代時滇族貴族流行戴成串的玉瑱，是否因為
流行戴瑱，而被漢人稱為「滇族」？尚無法考
證。

五一、黃士強，〈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台北
市文獻委員會印行，一九八四。芝山岩遺址位於
今日台北士林雨農國小、陽明醫院一帶，一九七
九至八〇年間因各項建設而破壞，翻土中出土許
多玉器。當時附近居住或工作的人如：盧錫波先
生、王行恭先生等，經常在工地撿拾玉、石、陶
器等。目前盧先生的收藏已捐給國立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圖S、T二件玉器是王行恭先生的收
藏。

五二、劉益昌，〈台灣地區地方考古人才培訓班第一
期第二階段田野課程·田野調查暨田野發掘實施
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一九九六。

五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來自碧落與黃
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一
九九八，頁一三三。

五四、古方，〈台灣史前時代人獸形玉器的用途和宗
教意義〉，《考古》一九九六，四月。

五五、洪曉純，〈台灣、華南和菲律賓的石鏃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
〇。



圖二-2 光線由後面照射，可看出不勻的透光性與黑色的包裹物



圖二-1 豐田玉子 國贈31555



圖三-2 背面



圖三-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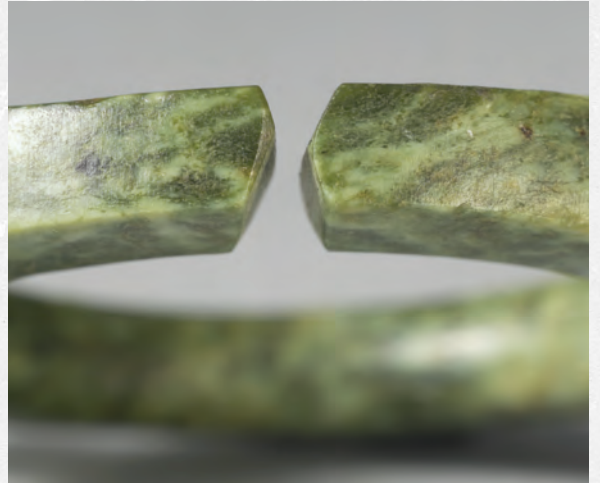
圖四-2 背面



圖四-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2



圖四-4 缺口處近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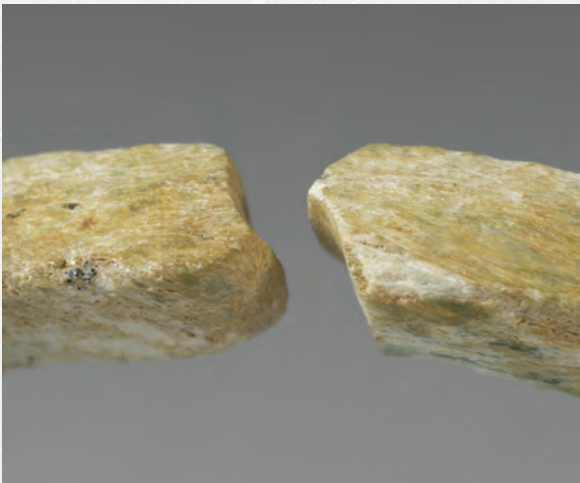
圖四-3 缺口處



圖五-2 背面



圖五-1 卑南文化耳飾块 國贈31543



圖五-4 缺口處近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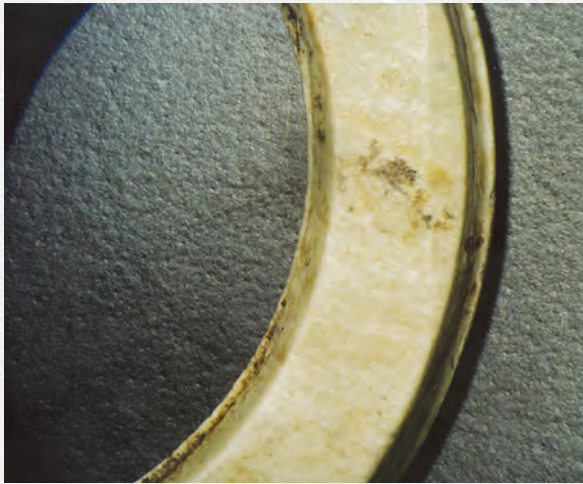
圖五-3 缺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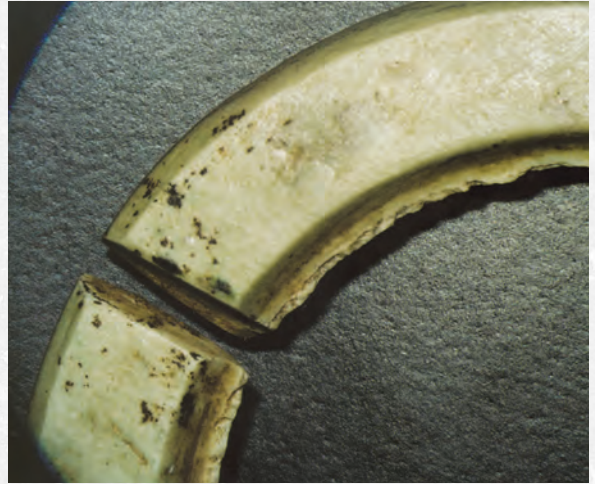
圖六-2 背面



圖六-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4



圖六-4 內孔及外緣傾斜



圖六-3 雙向旋截階面



圖七-2 背面



圖七-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5



圖七-4 孔壁內側旋截痕



圖七-3 缺口處



圖八-2 背面



圖八-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6



圖九-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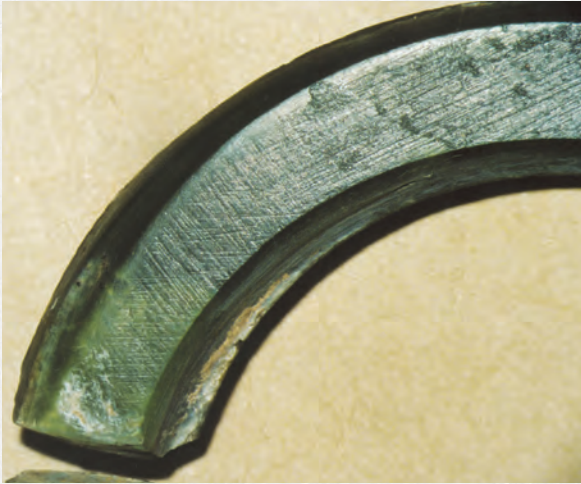
圖八-3 缺口處



圖九-3 缺口處葉理現象明顯



圖九-2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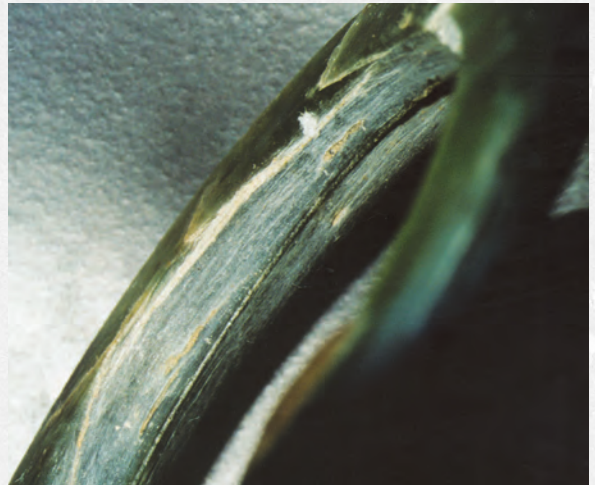
圖九-5 器表上不同方向的磨痕



圖九-4 外緣器壁有明顯的接合線



圖一〇-1 卑南文化耳飾玦 國贈31548



圖九-6 孔壁上的接合線



圖一〇-3 缺口處



圖一〇-2 背面



圖一一-2 側照



圖一一-1 卑南文化耳飾玦一對 國贈31547與31548



圖一二-4 邊孔亦由兩面對鑽



圖一二-3 中孔由二面對鑽



圖一-2-2 背面



圖一-2-1 卑南文化玉矛 國贈31549



圖一-3-2 背面 局部因長期黏蠟，原來已白化處變綠



圖一-3-1 卑南文化玉矛 國贈31550



圖一六-1 卑南文化玉管 國贈31553



圖一六-2 一端鑿一小孔



圖一七 卑南文化玉管 國贈31554



圖一四-1 卑南文化玉矛 國贈31551



圖一四-2 背面



圖一五 卑南文化玉管 國贈31552

品名與編號	圖號	尺寸(公分)、重量(公克)	備註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1	3	最長五·六九、外徑約五·〇六、內徑約三·六九、最厚〇·六八、重一八·五一公克	應是由不同的兩件殘半拼接而成，兩殘半的大小稍有不同。較大的半個的下方還有一小孔，但局部被接著劑掩蓋。兩個殘半的玉質與雕工均尚佳，外緣甚直，中孔均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孔壁再經修磨，較小的殘半的孔壁上接合線較為明顯。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2	4	長五·〇八、外徑四·八〇、內徑三·六、厚〇·六七、重一八·五七公克	玉質與雕工尚佳。外緣甚直，中孔應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孔壁再經修磨，但隱然看得出未完全消除的接合線。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3	5	外徑四·七二、內徑三·六四、厚〇·五三、重八·四二公克	白化深、玉質鬆，中孔由兩面相對旋截，外緣由單面旋截而成。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4	6	外徑四·四三、內徑三·三、厚〇·五九、重一〇·三四公克	白化深，玉質較為緻密。中孔與外緣均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一面旋截較深，內外緣都留有明顯的旋截至最後時的崩斷痕。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5	7	外徑四·五四、內徑三·五、厚〇·五九、重九·八二公克	多處白化深，中孔與外緣均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在外緣器壁留有明顯的結合線(圖七-3)，內孔徑器表留有一端寬一端尖的旋截痕(圖七-4)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6	8	外徑四·四四、內徑三·三、厚〇·六、重一〇·二五公克	玉質葉理構造明顯，故多處成片剝離。中孔由兩面相對旋截，外緣由單面旋截而成。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7	9	外徑四·一、內徑三·一五、厚〇·五一、重六·九五公克	玉質葉理構造明顯，故多處成片剝離。中孔與外緣均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外緣器壁留有明顯的接合線。(圖九-3、4)

玉耳飾玦 國贈031548	10	外徑三·九、內徑二·五八、厚〇·六五、重九·四九公克	玉質葉理構造明顯，故多處成片剝離。中孔與外緣均由兩面相對旋截而成。缺口處有明顯的錯位。
玉矛 國贈031549	12	高一六、最寬三·七七、最厚〇·五、中孔孔徑〇·八一〇·六五、重三六·五四公克	全深沁為白色，邊緣多處凹缺。正面有中脊。中孔由二面對鑽，孔壁傾斜面大，接合處留有清晰的接合線（圖一—4）兩側小孔亦對鑽而成。
玉矛 國贈031550	13	高一·二二、最寬四·七、最厚〇·六七、中孔孔徑約〇·七九、重四四·六〇公克	玉質葉理構造明顯，故兩面器表週邊多處傷缺。中孔由兩面對鑽，甚至斜。
玉矛 國贈031551	14	高六·一、最寬三·〇、最厚〇·二九、中孔孔徑〇·九七一〇·八九、重七·四公克	玉質葉理構造明顯，故兩面器表週邊多處傷缺。器較薄，中孔由兩面對鑽，一面鑽鑿較深。
玉管 國贈031552	15	長一四·四二、徑一·〇一〇·九八、重一一·二四公克	基本為圓管，磨治尚稱規整，器表留有一長約四公分甚淺的直條切割痕。一端有小傷缺、一端殘斷。
玉管 國贈031553	16	長七·四八、徑〇·七七一〇·六六、重七·二八公克	基本琢作方管狀，但由一端鑽孔約三·八九公分深後，並未繼續鑽透，故於開口處鑽一小孔供穿繩配戴。另一端殘斷。
玉石管 國贈031554	17	長七·三一、徑一·〇二五一·〇四、重一一·一七公克	質非閃玉，而為似玉之美石，器表有刮痕。基本為圓管，一端有傷缺、另一端殘斷。
豐田玉子 國贈031555	2	高三·〇二、寬四·七七、厚〇·五八一〇·四六、重一一·一八公克	應為河床沈積的玉子，多天然傷凹，無雕琢痕，但似經盤摩。